

论文选

编 者 的 话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她的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的丰富多采的语言文字，很早以前就引起中外研究者的重视。我国语言学者从三十年代以来，陆续发表了不少研究彝族语言文字的论著。解放以后，党和政府派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专家学者和民族语文工作者写了不少专论。为了活跃学术研究，也为民族语文工作者的学习参考提供方便，我们收集了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过的彝语文方面的论文，在各类中择其要者编成此书。

读者从本书可以看到，我国学者对彝语文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大的成果。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目前在彝文的起源问题和类型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意见，一部分已反映在本书所选的文章中。我们相信，在“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彝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一定会取得较大的成绩。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编

1984年6月14日

陳士林
捐贈

目 录

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语文的迫切需要·····	罗常培(1)
全面开展民族语言研究·····	傅懋绩(9)
民族语言政策是我国民族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 均(18)
彝语概况·····	陈士林(31)
彝语“二十、七十”的音变·····	马学良(63)
凉山彝语的使动范畴·····	陈士林 边仕明(彝族)
	李秀清 罗洪瓦苦(彝族)(81)
阿细彝语形容词的几个特征·····	武自立(彝族)(120)
纳苏语中汉语借词研究·····	高华年(135)
训诂札记·····	陈士林(184)
彝文丛刻自序·····	丁文江(203)
彝文丛刻甲编·····	王了一(213)
凉山彝族传说中的创世纪·····	傅懋绩(218)
凉山彝语人称代词的几个问题·····	李 氏(224)
阿细民歌及其语言·····	袁家骅(239)
彝文和彝文经书·····	马学良(246)
略论云南彝文典籍的收集和研究·····	罗希吾戈(彝族)(261)
云南彝文的使用和传播·····	周裕栋(269)
川滇黔仡文之比较·····	闻 宥(276)
试论彝文的起源、类型和造字法原则问题·····	陈士林(281)
试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余宏模(彝族)(294)

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语文的迫切需要

罗 常 培

斯大林说：“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①”，“民族的共同体需要一个共同的语言，而国家却不一定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语言^②。”咱们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以外还有蒙、藏、满、回、维、苗、瑶、彝、傣、壮、黎、羌、景颇、民家……等民族，他们的语言也是相当复杂的。“少数民族并不是不满足于缺乏民族联盟，而是不满足于缺乏本族语言使用权。当他们一旦拥有本族语言使用权时，这种不满就会自然消失下去的了^③。”毛泽东主席也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④。”因此，咱们的《共同纲领》里正确地规定“各少数民族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和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第五十三条）依据这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见《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28页。

②同上，25页。

③同上，9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108页。

种民族政策，咱们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当然要重视的。因为咱们要想帮助他们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必须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还得先从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语言着手。

从前，中国学者们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一向是不大注意的。过去虽然也有《华夷译语》一类的书，另外也有些不成片段的记载，不过限于标音的工具，都拿汉字注音，很难做到精确地步。西洋的传教士和外交官由于好奇心和侵略阴谋的驱使，也曾经作过一些粗疏的字典和文法，可是他们多数没受过严格的语言学训练，学术水准并不太高。有些比较高明的外国学者又往往有别的主要兴趣，所以也不能专向语言研究上发展。还有一个中外学者共同感觉的困难，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大部分没有文字记载，要想得到这些语言材料必须经过实地调查。可是这种实地调查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语言学人才是办不到的，如果勉强、草率地调查，很难得到精确的结果。

抗日战争发生后，有几个大学和学术机关搬到西南后方的川、滇、黔三省。一向从事语言研究工作的人们亲自接触许多不同语言的少数民族，不由得鼓励起调查研究的浓厚兴趣来。云南一省尤其是语言学的黄金地。假使有几个受过训练的语言工作者在这个区域里花上他们半生精力，也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在八年抗日期间，我们也曾得到一些初步的收获。例如：在傣语方面，罗常培曾经调查连山傣族的语言和文字，邢公畹曾经调查罗平的傣语、漠沙的土语、元江的水户语，此外还有人调查过整董、剥隘的土语和盈江傣语。在彝语方面，傅懋绩曾经调查蒙自附近的彝语、昆明附近的散民语、利波语，马学良曾经调查路南的撒尼语，寻甸、禄劝、武定等县的黑彝语，高华年曾经调查昆明、新平两县的彝语和新平的哈尼语，罗常培曾经调查过福贡的傈僳语，袁家骅曾经调查峨山的哈尼语。在拿喜语方面，罗

常培曾经调查丽江的么些语，傅懋绩曾经调查维西的么些语。此外罗常培还调查过俅子、怒子、茶山、浪速、景颇、民家各种语言，高华年也调查过峨山的苗语^①。在云南省以外的工作，陈舒永调查过贵州的仡佬语，傅懋绩调查过西康大凉山的彝语，金鹏调查过川西的羌语和嘉戎语。还有人调查过广西龙州、武鸣的壮语、贵州的莫语、水户语、羊黄语、布依语、苗语等。这些材料有些已经发表，有些还在整理中。我们固然只把这些工作当作初步的收获，但是比起过去外国传教士所作过的已经迈进了一步。

日本投降后，各学校和研究机关名义上虽然复员，可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把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钱，除了用在反人民的战争上，就是饱了私囊，哪里还有余款用在学术研究上呢！因此从1945年到1948年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也象别的学科一样，都停滞着不能发展。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为贯彻民族政策，在1950年秋天先后组成中央西南、西北两个访问团，深入各地慰问各兄弟民族的疾苦，并宣传民族政策。关于语言调查方面，中国科学院派陈士林参加西南访问团第一分团赴西康，陈舒永参加第二分团赴云南，喻世长参加第三分团赴贵州，又派王均参加西北访问团赴新疆。西北一部分，已于1950年11月半随团返京，对于新疆各民族语言的概况已经作成初步的报告，在《科学通报》第二卷第三期发表。西南第二分团已经进行了民家语的调查，第三分团也调查了布依、仡佬等语言。这两组也在1951年3月初返京，第一分团工作最为突出，由于人民政府大力扶助和西南访问团负责同志领导正确，加上陈士林的努力，已经完成了西康彝族拼音文字的设计工作。其经过情况，已经由新华社详细报导，在1951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及3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这是解放后语言学工作联系实际的第一声。我们今后还要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①各种调查的内容概要见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172--187页，附录四《语言学在云南》。

国内少数民族大多是没有文字的，除蒙、藏、维、哈等族外，即使有传统的旧文字也是形体繁难，只能给少数的特殊阶级使用，不能给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咱们要想帮助各少数民族，把他们“吸入更高文化的总轨道^①”首先就得给投文字的造文字，把繁难的文字改造成简单的文字。科学院语音研究所西康工作队陈士林等在党政领导之下实验新彝文，就是这种工作的开端。

不过，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而国内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或受过严格语言学训练的又很少，我们要想大规模展开这种工作还得先从训练干部入手。因此我们打算在三年内积极训练语言干部五十人到一百人，除了要求设备和师资较好的大学成立语言学系外，并拟招考各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尤其是优秀的少数民族青年来参加。这种短期训练班所授的功课只限于民族政策、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略说、国内少数民族略史、实用语汇学和语言调查方法五种。每晚上课两小时，训练期间一年。有了这批得用的干部，我们一方面可以补充抗日期间所没做完的西南语言调查工作，一方面还可以进行西北和东北各种语言的调查研究。

我国过去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一向是漠不关心的，可是有侵略野心的帝国主义国家早就着眼到这一点了。单就语言来说。像西藏、蒙古、满洲、黑彝、傣族各种语言的字典和文法，在几十年前，外国人已经编了好几种。甚至于连没有文字的苗语、景颇语、傈僳语等，外国传教士也各自替他们制订了一套拼音文字。有了语言的工具以后，帝国主义者就可以传教、通商，就可以阴谋同化，就可以实行欺骗挑拨，把咱们的边疆民族供他们驱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战场的英国军队里就有我国勇猛善战的景颇人在内。1943年春天，我在云南大理认识了两位片马的茶山朋友。他们曾经在缅甸的密支那和瓦城受过八、九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68页。（《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80页。）

年英国式的中小学教育，精通缅甸语，略懂英文，而对于本国语言却只能说几句似通非通的泸水方言。他们对于西洋历史上的人物知道的很多，对于祖国的古今名人连一个也不晓得！有一次他们听我讲了一段春秋时代的故事，很诧异地问我说：“中华民国只有三十二年，你为什么说到几千年以前呢？”还有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就煽动暹罗改称泰国。当时的敌人想抄袭希特勒的办法，利用语言政策来分化我国滇、黔、桂三省里的傣族、壮人、吕人、水户、羊黄、莫家、布依等说泰语的少数民族。后来有人到云南省路南县的石林去旅行，曾经听见一个本地人说，他是一千多年前从泰国搬过来的。这种毒素的传播比敌人撒布霍乱、鼠疫的细菌还可怕万分！咱们要想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帮助少数民族发扬爱国主义，不受敌人的煽惑，研究他们的语言文字实在是迫切的任务。

再就学术上来看，少数民族语言里存在着不少过去文化的遗迹，根据它们往往可以推测出社会发展的步骤来。例如云南昆明近郊的黑彝管妻叫“穿针婆”，高黎贡山的俚子把结婚叫做“买女人”。从这两个语词，咱们可以看出已往彝族社会对于妻的看法和买卖婚姻制度残余的痕迹。又如俚子把麻布、衣服和被子都用一个名词来代表，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这三样东西是“三位一体”的，他的质料是麻布，白天披在身上就是衣服，晚上盖在身上就是被子。在他们的物质生活上既然分不出三种个别的東西来，在语言里根本就没有造三个词的必要^①。再就古汉语的比较研究来说，少数民族的语言材料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风”字从“凡”得声，它的谐声字又有岚、𩇛（卢含切）、飏（扶泛切）、颯（徐林切）等字，先撇开那几个僻字不论，“岚”字现在广东还念作lam，从这个证据我们就可以推测风字的古音有闭口的-m尾，

① 参看《语言与文化》，11到17页。

並且有复辅音pl。不过这种考证还是在汉字里兜圈子的，幸而我在四川一种彝族方言里找到一个活证据，那末上面的构拟就比较可信的多了。这种彝语管风叫做brum，从它分化，一支把复辅音的b成素丢掉就变成西藏文言rhmg，西藏口语lung，掸语lon，另外一支把复辅音的l成素丢掉就变成景颇语的mbong，中国中古音Pium, Piung和近代音feng。有了这条彝语的证据，这个风字的流变就可以讲的很清楚了。如果再拿孙穆《鸡林类事》“风曰字纒”一条作旁证，那岂不就解释的更圆满了么？又如北京话的“孔”字跟泰语的klong(圆筒), kloang(空，有洞)，从表面上看也毫没有关系。可是，如果你知道宋景文《笔记》有一条“孔曰窟窿”的俗语，你就不嫌把他们联系的太唐突了。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对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无论从政治上看或是从学术上看，都是很需要的。

有人问在现阶段，能不能把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并且强迫他们使用各民族间的共同语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违背民族发展规律的。斯大林告诉咱们：“社会主义革命並沒有减少而是增加了语言种类的数目，因为它震动了人类的最下层，并把它推上政治舞台，使早先为大家所不知道或很少知道的许多新的民族觉醒过来趋求新的生活①。”“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还没有提供各民族的溶合以及各民族语言的溶合所必需的条件，相反地，这个时期为……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各民族的复兴和繁荣造成有利的环境②。”到了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阶段，“民族压迫将被最后消灭，这个阶段将是以前被压迫的民族和民族语言发展和繁荣的阶段，将是确立各民族平等权利的阶段，将是消灭民族互相猜疑的阶段，将是很好建立和巩固各民族间

①《东方大学政治任务》，见《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289页。

②《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同上书，363页。

的国际主义联系的阶段。”“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即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逐渐形成起来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在这个阶段，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开始形成起来，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各民族才会感觉到除了自己的民族语言而外，还必须有各民族彼此间共同的统一语言，——这是为了交往的便利，为了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合作的便利。由此可见，在这个阶段各民族单独的语言和各民族彼此间共同的语言将并行地存在着，可能是这样：最先创立的将不是一个包括着一切民族并具备有一个共同语言的世界经济中心，而是几个包括着一批民族并具备有这一批民族彼此间共同语言的区域经济中心，只有在此以后，这些中心才会结合为一个具备有一切民族共同语言的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共同中心。”，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下一个阶段，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充分地巩固起来，而且社会主义深入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各个民族语言，——这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自行消亡，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①。”照斯大林的话讲起来，各民族间共同语的发展步骤在社会主义时期尚且是这样，何况在现阶段呢？何况咱们现在所讨论的是国内兄弟民族呢？

现在咱们的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正确推行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了。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周年国庆已经有四十二种兄弟民族共同参加庆祝，这的确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盛况。从此以后的确要给“从民族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各民族的复兴和繁荣造成有利的环境”。紧跟着咱们就得调查、研究、了解各民族的语言，好帮助他们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等语言系属调查清楚以后，“为了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

^①《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见《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356页。

合作的便利”，同语族的在各民族的协商自愿下也可以先创立一个小范围的共同语言，好为辽远的将来准备条件。为进一步巩固中国各民族团结互助的大家庭，各民族还可以自觉自愿的同时学习汉语汉文。由此看来，现在对于各民族语言的科学调查，各语言族属的判定，文字的改革或创造，都迫切等待着语言工作者来完成任务！

（原载《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一书，

中华书局1954年出版）

全面开展民族语言研究

傅 懋 绩

民族语文工作不仅是文教事业的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工作的一部分，开展和加强民族语文工作，是体现和实行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重要内容，是繁荣民族文化，促进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必要措施。解放初期，党和国家就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和文字问题的解决。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民族语文工作者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大量工作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的。民族语言研究工作出现了很好的局面。但林彪、“四人帮”猖狂攻击和破坏党的民族政策，肆意诋毁民族语文，给民族语文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失。为了巩固以前的成就，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创造新的业绩，以下拟从十个方面谈谈我们应该怎样在现有基础上开展民族语言研究工作。

一、语言现状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掌握资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过去不同程度地调查研究了五十多种语言，对其中的三十几种语言提出了划分方言的意见。现在应该补充调查那些原来调查得不够细致的语言，以便在近期写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概况》，各个民族的语言简志，汇编成《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应该根据核对补充过的语言调查材料，写成语言调查报告。如壮语调查报告，黎语调查报告，苗族语言

志。

对过去普查过的语言，应该选择代表性较大的点或对历史比较研究更有用的点，进行重点深入的研究，写成比语言简志更深入的专著。也可以就语言的一个侧面，写成专著，如：苗语语音学、维吾尔语语音学、蒙古语语音学等。许多语言应该根据比较深入的语法研究结果，写成描写语法。

有些语言还没有进行科学调查或仅稍微有些接触，这些在目前可以称为“空白语言”。应该在最近几年内把“空白语言”调查清楚。有些语言应该编写新的调查大纲，再去深入调查，写成若干方言词典，这对于确定标准语的规范、丰富和推广标准语，以及进行历史比较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创制改革文字的研究。到1958年8月，我国已有壮、布依、苗、彝、侗、哈尼、傈僳、佤、黎和纳西十个民族创制了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除纳西文字方案没有试行外，经国务院批准推行的壮族文字方案和试行的八个民族的文字方案都教学使用了一个时期。现在只有云南的傈僳文继续推广使用，正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现有字母的基础上改革的有傣、景颇和拉祜三个民族的文字。两种傣文和景颇文也正在继续推广使用。拉祜文虽然未在群众中使用，可是在昆明广播电台用拉祜文写稿进行广播。采用拉丁字母的系统进行改革的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1964年经国务院批准推行后，一直在推广中。对于继续推广使用的文字，我们应该积极帮助研究新文字正字法问题和语言规范的其它问题。没有推广使用的新创文字，存在什么问题，应该进行科学的总结。今后怎么办？这要由自治机关和本民族的干部、群众决定。如果决定继续使用，有关研究机构还应该继续帮助，按照本族群众的愿望解决问题。

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推行问题，是我们民族语言研究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根据需要与可能和本民族自愿自择的原则，

使适于创制文字的民族都能使用自己的文字作为发展文化教育的一种工具，是很必要的。一般地说，在群众中用本族文字扫盲是比较快的。这样做，一方面群众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学会使用本族文字，提高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如果本民族愿意学习汉文，又可以用本民族文字作为注音注义的工具。这是一举两得的事。

三、关于无文字的语音的使用和发展问题的研究。现在有些少数民族主要使用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创造了文字没有推行。他们由于不懂汉语或者懂得很少，因而学习汉文困难很大，不是在短时期能够收效的。如何帮助他们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新创制的文字怎么使用，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用，不用了一段时间又用，这是本民族自愿自择的问题，我们应该不断地总结经验，研究新问题。对于文字问题一时不能解决的民族，作为一种最简便易行的方法，是在这样的民族地区，主要用当地通用的民族语言发展广播事业，及时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理论、同当地生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知识。为此很需要有一套记录当地民族语言的符号，以便先把广播稿编写或者翻译出来，然后广播。这比现在用群众不懂或懂得很少的汉语广播，或者事先不写译稿，临时拿着汉文报纸即兴口译，效果要好得多了。因为广播内容容易为当地干部和群众听懂，有些代表新事物的名词和科技术语也就不断地进入并且丰富了当地民族的语言。使用标音符号广播有两个比文字还优越的地方：第一，懂文字的人少，看的人也少。语言是大家都懂的，影响面大。第二，有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方言差别大，如果使用的文字方案是在另一种方言的基础上设计的，就不容易听懂。这种广播符号可以适应方言特点，用方言拼写，对听的人来说，效果更好。如果经过试点证明这种使用广播符号的办法是可行的，就可以建议民族学院语文系培养一大批适应各地要求的本民族的广播员。这些广播员既是宣传员，又是教师。我看实行这个办法是

推动这样的民族地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有力措施。将来有条件时，还可以开办电视教学。有了这套符号还可以用它记录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诗歌、故事，并且可以编写鼓舞群众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口头文学，如诗歌、故事和短剧剧本。通过政策、理论、科技知识等的广播，再加上这些文艺宣传，民族语言很快就会发展起来，群众和干部的政策水平和文化程度也提高了。在这个基础上，无论是使用代表自己语言的文字，还是学习汉文或其他民族的文字，都是比较容易收效的。语言研究者应该积极协助这项工作，并且使这类地区的语言调查研究工作同促进使用和发展语言的工作结合起来。

四、语言规范的研究。目前最突出的是文字方案中汉语借词的书写法和新词术语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工作，我们要坚持贯彻敬爱的周总理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亲自主持通过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我们已经认真执行了。主要的问题是在某些文字方案中，规定汉语新借词的写法时，考虑本族语言实际不够，过分地要求和汉语拼音方案写得一致。例如，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新文字方案中，我们把汉语借词里的一部分或全部降性复元音末尾的元音改为辅音，以适应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的语法变化规则，这样做是好的。可是要求同汉语拼音方案写得一致的借词语音太多了，造成学习和使用的困难。应该研究便利学习和使用的方法，作相应的改变。新词术语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发挥本族语言固有词汇的作用和构词能力不够。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各民族语言相互吸收一些借词，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吸收一些汉语借词是很自然的现象。这有利于各民族语言的丰富发展。这种现象历史上早已存在。解放后，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亲密交往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这种趋势日益发展。我们注意和研究这种趋势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研究和适应这种趋势，必须根据各个民族语言的具体条件，反

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掌握适当的尺度。这个问题在民族政策和民族语言研究工作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之后，尤其要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今后，特别是在解决多数人不
懂汉语的民族语言的新词术语问题的时候，应该充分发挥本族语言的构词能力。至于新词术语中存在的混乱现象，也应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根据准确、易懂、便利群众的原则，及时确定规范。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应该不断地、及时地解决新词术语中不断出现的问题。当然正字法和语法规范中存在的问题也应该及时解决。凡属已经定下来的东西，如无太大必要，不宜轻易更改，以免影响文字的学习和使用。

五、词典编写工作和词汇学的研究。解放后少数民族语言词典的编写出版工作，还不能满足需要。文字历史较长的民族出版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对照的词典，如中型的《汉蒙词典》、《蒙汉词典》、《藏汉词典》、《维汉俄词典》。凉山彝族经过规范化的音节文字和汉语对照的《彝汉词典》也已出版。汉语和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新文字对照的中型的《汉维词典》和《汉哈词典》已经编完。《维汉词典》和《汉哈词典》都正在编写中。基本上是藏汉双解的《藏汉大辞典》和《满汉词典》在近几年内也可以出版。汉语和新创文字的民族语言或在原有字母基础上改革文字的语言对照的简明词典出版了汉语和壮语、布依语、苗语、哈尼语对照的简明词典。《佤汉简明词典》已经完稿。正在编写傣——汉、傈僳——汉、景颇——汉、汉——景颇四部简明词典。希望正在编写的词典能早日完成出版。还要根据需要和可能。编写各种类型的少数民族语言词典，例如：同义词词典、格言谚语词典、古文献用语词典、人名地名词典、民族语言详解词典、各种专业词典等。少数民族语言词汇学特别是文字历史较长的语言词汇学研究，也应该开始进行。在积累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以后，就可以写成若干具体语言的词汇学专著。

六、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之间翻译问题的研究。解放以来，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工作中，特别是在由汉语译成少数民族语言的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单只民族出版社就用蒙、藏、维、哈、朝五种语言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文件。并且用这种民族文字出版《红旗》杂志多年。解放前蒙古族学者把很多汉语古典小说译成蒙文。不久前新疆人民出版社又把汉文小说《红楼梦》和《水浒》译成维吾尔文出版。也有一些同志把少数民族语言的作品译成汉文出版。他们饱尝翻译工作的甘苦，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可惜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发表得太少了。我常想，翻译家在工作过程中，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语法结构、修辞手段、词义类型、习惯语、成语、格言、典故，一定有深刻体会。他们不但是翻译家，而且对两种语言的对比语法，有不少独到的体会。希望他们随时把心得体会记录下来，不断地总结，提高到理论上来，丰富我国语言学的宝库。

七、语言类型和对比研究。任何两种或几种语言，不管这些语言在历史上有没有亲属关系，都可以放在一起进行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语音、语法、构词、词义等方面都可以进行这种比较。在我国境内，有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五个语系的语言，还有系数未定的朝鲜语、京语等。类型多式多样，进行类型学研究有广阔的天地。这种研究不但可以探明语言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给人们相互学习语言提供对比规律，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这种研究成果对两种语言的翻译工作(包括机器翻译)也有很大帮助。我国各民族之间，是团结友爱、亲密协作的关系，语言的互相学习极为重要。为了帮助汉族和少数民族互相学习语言，还应该提供这方面的教材和学习方法。我们有许多民族语言的调查资料，有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编写教材时都可做为参考。这类教材有文字和没